



# 过年了，“鱼”你团圆

杨光武/文

岁月轻轻翻阅，日子悄然流逝。不经意间抬头，时光已悄然步入一年的尾声。

腊月将至，春节的脚步愈发临近。漫步泽国街头，年味愈发浓厚，复兴路上的超市内年货堆积如山；温岭高铁站内外，行人步履匆匆，归心似箭，新年正悄悄迈进岁月的门槛。

春节，是温馨的港湾，是情感的驿站。团圆祥和的春节，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，深深扎根于每个炎黄子孙心中，割舍不断。春节，是中国人心中最传统的节日，是一道璀璨的文化风景线，凝聚着亿万中国人的情感与底蕴。

中国人过年，最看重“年味”。腊月一到，年味便愈发浓郁。蒸年糕、做豆腐、贴春联、挂红灯笼、吃年夜饭……家人欢聚一堂，笑语连连，热闹非凡，温馨幸福的感觉涌上每个人的心头。

年味是什么？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而言，是一桌丰

盛的团圆饭，是家人团聚时的浓浓亲情，是香甜软糯的年糕，是年夜饭桌上那碗咸鲜飘香的红烧鱼块……

记忆中，故乡人家春节总会吃鱼，尤其是年夜饭桌上，家家户户必备一碗鱼。鱼，在民间被视为吉祥富贵之物，因“鱼”与“余”谐音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故乡的年夜饭，除了鸡、鸭、豆腐与年糕等必备菜肴，那道红烧鱼块无疑是压轴菜，既求美味，更求好兆头——年年丰盛有余。

每逢春节，母亲总会烧一碗鱼给我们吃。年夜饭时，烹饪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块是老家的传统。

母亲做红烧鱼块时，会挑选大草鱼，洗净切块，用盐腌制入味，再下锅煎至色泽油亮、黄而不焦。接着，倒人家酿米酒去腥提味，撒上姜丝、红辣椒末、味精，加入适量水，焖煮几分钟。待鱼汤浓稠，香气扑鼻时，撒上大蒜叶轻拌几下即可出锅。

年夜饭时，母亲端上一大碗热气腾腾、鲜香诱人的红烧鱼块，新年的和乐美满便随之降临。

“过年了！”母亲与我们一同坐下，开心地喊道，“吃鱼吃鱼，年年有余！”

年夜饭桌上，一口饭，一口鲜香辣爽的红烧鱼块，

细细品味，味道绝佳。米饭的香甜与鱼肉的鲜美咸辣交织在一起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故乡年夜饭吃鱼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。年年有“鱼”，年年丰盛有余。人们心中的春节，红红火火，其乐融融，生活有滋有味，充满欢乐与满足。

春节，有说不尽的“味”故事，享不尽的喜庆欢乐。感叹之余，我们由衷感恩这个美好的新时代。中国梦，我的梦！如今，我们依然奋斗不息，年年春节，年年吃鱼，习俗不改。让我们用这不变的传统祈福：愿祖国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幸福，家家户户年年丰盛有余。

又是一年春节至，我将从异乡返回故乡，与家人团聚，共吃年夜饭，品尝美味的红烧鱼块。过年吃鱼，不仅是家乡习俗，更是一缕浓浓的乡愁，温暖着我人生的每一步。

过年了。过年的味道是喜悦的、温馨的。春节回家，尽享家的温暖。让我们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每一刻，用心品味中国人独特的“春节年味”，让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让幸福美好的记忆在心中生根发芽，让吉祥欢乐年年有余！

## 一片云

●刘丽鸿

到椒江捉沙蟹，  
番薯根下压块茎，使之特别肥大。  
回忆里，为何只剩我一人？  
是这片云，触动了心弦。

它化作一团火花，  
蓝色火柱直击眼前。  
对于雷电，我略知一二。

大树下危险重重，  
电线杆旁同样不安。  
无论直立或低洼，皆易引雷电，  
我躲进茅草屋，避其锋芒。

这片云，我铭记于心，  
狂风骤雨肆虐一时。  
回到黄岩学校，  
这些遭遇，不足为奇。

但我铭记，  
至死不渝。  
此后因劳作病倒，  
无法授课。

这些记忆，如电击般深刻，  
肺部的瘢痕，见证过往。  
它们如此辉煌，  
我绝非庸碌之辈。

## 仙化洞

●孙连忠

虞山上的风，轻轻吹拂，  
带来一片杉叶，悠然落于怡云亭。

那位神童，自门外款步而来，  
手中翻开宋朝的古书，  
石碑上的诗句轻轻滚落，  
诉说着成仙的古老传说。

候池水潺潺，涌入永宁江，  
石龟伸长脖颈，凝望远方。  
在引仙桥下，它仰望着你，  
目送你走向遥远的委羽山。

# 还乡：爱在他乡，心系故乡

廖品仕/文

年近岁末，冬意渐浅。思绪飘向遥远的大山深处，无需深刻体会，思念便如从万米高空坠落，砸出寂寞的声响，穿透身心，飞向我的故乡。群山环绕的小村庄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往事在心头回荡。家，其实离我们很近，仿佛在等待一场盛大的重逢。

一行清泪悄然滑落，我们知道，还有再见的机会。生命总让人心怀感激，来日方长，自当珍惜。静谧的夜晚，喧嚣的城市重归宁静，我拥有温暖的被窝，而遥远的家乡，也定有热情的炉火。每一刻，我都被爱的温暖紧紧包围。

身在异乡多年，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，是我心心念念的选择。这是一场特别的约会，我深爱着这座城市，朝朝暮暮，长长久久。在这里，我寻得了诗，觅得了梦。许多角落藏着我的故事，许多街道回响着我坚定的脚步。是的，我爱上了这座城市，更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人。

我狂热地爱着这里的大海，爱它雀跃的浪花，感受它的激情澎湃；我也爱大海的宁静，它是我的心灵的港湾。此刻，我张开双臂，伫立在礁石上，淡淡的月光洒在波涛汹

涌的海面上。我转过身，浪涛渐渐平息，告别的声音传来，一股股暖流填满了我空荡荡的心房。

我亦爱远方的大山，遥望着那块生养我的土地，那块种植着香樟树的土地。在异乡临近年末，这块也生长着香樟树的土地上，我告别香樟树，又将与香樟树重逢。遥远的土地上，四季飘散着桂花香；而异乡的四季里，我也能亲吻桂花的浓香，仿佛从未离开。

靠在阳台上，望着不远处的每一个窗口都亮着灯光，心境宁静而悠远。每当夜晚看见城市中璀璨的灯光，我总能平静下来，仿佛被一种温柔且坚强的力量所俘获。心跳的声音化作夜色里光与影的律动，飘散到远方。他乡的夜和故乡的夜一样，充满等待与期盼。来来往往的人归心似箭，面前晃动着一盏明亮的灯，牵扯着他们匆匆的脚步。

在外不易，我们要把异乡当作家乡，把身边的人当作亲人。我们的根在家乡，但在异乡，我们能展现自我，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。晨曦微露，光芒浅浅晕开，云絮聚焦，透出金色质感。我静静地望着道路两旁的樟树，它们历经冬季，目送无数落叶飘飞后，依然在寒风中屹立。那修长的枝桠伸展着，拥抱着头顶的天空，向坚守至今的叶子发出凛冬的告白：牢记这片天空，牢记这块土地！

## 银杏叶

●项紫薇

像是吟咏十三行诗  
从兵临城下再辗转  
秋季与冬季  
在疏离中默默踌躇

等待下一站琉球群岛  
沿着海岸线拟发信件  
脱离束缚，让普通的风  
替代台风去快递

我去分拣树叶里的残枝  
投入海边小屋  
或许，小孩会去见面  
跟小情人共享

## 疗愈自己 就去写诗吧

●蔡京津

诚然，成人的世界从不轻易言败，  
在四方城里，我们困顿又徘徊。  
所有撞过的南墙，都默默立起路牌，  
逢人便说：枯木会逢春，暮年尚未晚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宽慰自己：  
那些艰难淌过的河流与泥泞，  
终将汇聚成山山海海，  
直到苦难，被走成一趟平缓的无尽之旅。

那做个无忧无虑的愚人，又如何？

四季更替，日出日落，山川湖泊依旧，  
岁月剥夺了感知的灵敏，  
也带走了伤春悲秋的天分。  
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，如此而已。

在需要被疗愈的时刻，  
请体谅它们的必然发生，  
不要总依赖诗歌，  
自怨自艾，让不幸如出一辙。

轻盈的灰尘，在光束中翩翩起舞，  
每次大难不死，都是对明天的祝福。  
若无人倾听你的哭声，那就学会坚韧，  
让断桥不断，孤山不孤。

心气与才气，或许渐渐消散，  
但生命的美好，却悄然发生。  
就像十二岁那年，第一次想要写诗，  
窗外的雨，依旧淅淅沥沥。

陈洁婷/文

我的家乡钓浜，位于石塘镇。其实，更准确地说，钓浜在2001年与箬山、上马一同并入石塘，合称为石塘镇。钓浜虽小，但人口密集。鼎盛时期，这里曾有11个村庄，我依稀记得有红旗村、红岩村、红卫村、红星村、高升村、高岩村、永红村、沙头村、里西村、隔海村。隔海村是一个岛屿，自给自足；沙头村和里西村因大山阻隔，与其他村庄联系不大；而其他村庄则紧密相连，息息相关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钓浜有五六所小学，包括红旗村的中心小学、高岩村的高岩小学、红卫村的红卫小学、沙头村的沙头小学以及隔海村的隔海小学。里西村的红花小学则包含幼儿园，不过后期也开了几家私立幼儿园，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了。此外，钓浜还有一所唯一的初中，位于红卫村的度岙里，据说那里曾是一片坟地，校园里常流传着鬼故事。村里的孩子们就近上幼儿园、小学，到了初中才汇集到红旗村的度岙里就读。

钓浜既是海滨之城，也靠山。这里几乎没有平坦之地，全是山岗和山路，房子都建在山岗上，像各个据点。从这家到那家都要走阶梯、爬上坡路。因此，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钓浜人基本不会骑自行车，因为山地曲折，没有平坦的道路。大约2000年，村子重新规划，把相对平坦的平地集中起来建成通天房，山岗上的居民都搬离了，集中住在通天房里。村里还开了超市、彩票店、餐饮店等。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钓浜的成年男子大多以捕鱼为生，出嫁女子则在家操持家务、养儿育女，同时从事与渔业相关的杂事，如去冷冻厂剥虾、给船只织渔网或补渔网以补贴家用。

剥虾分为剥生虾和剥熟虾两种。剥生虾一般在冷冻厂附近进行，人们带着小凳子和器皿，领到虾后，坐在路边剥。通常带两个器皿，一个盛虾肉，一个放清水。清水既能帮助剥壳，又能洒在虾肉里增加重量，多算些钱。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。剥虾季节，冷冻厂附近密密麻麻都是剥虾的妇女、老人和小孩，宛如两条长龙。剥熟虾价格稍高，因为熟虾壳硬，剥起来费事。剥好后要拿回厂里重新过秤，看看是否有人偷斤少两，再按照虾肉的重量付款。小时候物资匮乏，我一边剥熟虾，一边总忍不住想尝一只。大人吓唬说虾肉里放了药，不能吃，但我还是偷吃了一只，那味道鲜美难忘。现在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剥虾，或许已被现代化设备取代了吧。

除了剥虾，织渔网也是钓浜渔婆和孩子们常干的活。一捆捆渔网线被心灵手巧的渔家妇女编织成一张张打鱼的网，最后拼接成一张大网用来捕鱼。织渔网有很多门道和织法，线有绿色和白色两种，都非常耐磨坚韧。补网则是给捕鱼过程中磨损破裂的网重新修补。因为船上的渔网很大，一般家庭院子放不下，所以补网通常放在庙会的戏场里。不演戏时，大人在戏场里补网，小孩在网里钻来钻去，嬉闹玩乐。

钓浜有很多码头，每当渔船进港和出港时都非常热闹。进港时，船只一字排开，渔民络绎不绝，船舱里满是鱼虾。有些渔民还会在码头做起生意，吆喝声、汽笛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出港时虽然没有进港时嘈杂，但很多船只会插红旗、放鞭炮，非常喜庆。

到隔海村或大船上需要乘摆渡船。但刮台风时，码头非常危险。大船会开到附近的避风港，摆渡船停运。海浪高达三层楼，在码头呼啸而过。因此，码头上的店铺一到台风季节就会转移阵地。也有很多人在台风季节穿过码头时被海浪

卷走，葬身大海。

大海既是给予的魔术师，也是无情的杀手。

钓浜除了码头，还有两个沙滩：洞下沙滩和珍珠滩。洞下沙滩一半属于松门，一半属于钓浜。它很大，黄澄澄的沙子与蔚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海面交相辉映，海天一色，亦真亦幻。这里没有码头海水的浑浊，只有诗意和浪漫。沙滩上的沙子柔软细腻，我们喜欢赤脚走在上面，不经意间还能挖到各种花纹的贝壳，让人爱不释手。海边的岩壁上，螺和藤壶紧紧吸附其上，部分区域还长着茂密的水草。岩洞缝隙间，小螃蟹和寄居蟹若隐若现。一旦有人靠近，它们便迅速在沙滩上横着逃窜，速度飞快，十分有趣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去洞下沙滩嬉戏，冲浪、捡贝壳、玩沙子、捉螃蟹，乐趣无穷。

珍珠滩位于沙头村，过去家乡人习惯称之为斑茫沙头，开发后才更名为珍珠滩。珍珠滩规模较小，或许不及洞下沙滩的十分之一。这里没有沙子，只有圆润光滑的鹅卵石，被海水冲刷得闪闪发光，宛如颗颗珍珠，因此得名。小时候，我很少去珍珠滩，但记得初中时曾与同学在此野炊。如今，珍珠滩周边已被开发成绿道，环境宜人。

钓浜的山对我来说并无特别之处，山上的松树随处可见。大人们常捡晒干的松树枝作引火之用，它极易点燃。从度岙到沙头的路上，有一座荒山，春暖花开时，我们常去那里采摘柴爿花，那花漫山遍野，红艳如火，又名映山红。山上无路，我们抓着树枝，一边探路一边摘花，那份满足与成就感难以忘怀。

钓浜还有一处名为观沧海的景点，原称仙人脚印，位于双红村山头。遗憾的是，我从未去过。

钓浜是我的故乡，但我自觉对它了解甚少。我已搬离近二十年，近年也未曾回去。据说，许多钓浜人也已搬离，只剩下少数老年人坚守着那片海。学校、镇政府、码头都已不复往昔，但我的记忆依旧鲜明，随时间流逝而愈发珍贵。钓浜，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滋养了我一生的记忆。

# 钓浜，那个记忆中的海滨小城

陈洁婷/文

我的家乡钓浜，位于石塘镇。其实，更准确地说，钓浜在2001年与箬山、上马一同并入石塘，合称为石塘镇。钓浜虽小，但人口密集。鼎盛时期，这里曾有11个村庄，我依稀记得有红旗村、红岩村、红卫村、红星村、高升村、高岩村、永红村、沙头村、里西村、隔海村。隔海村是一个岛屿，自给自足；沙头村和里西村因大山阻隔，与其他村庄联系不大；而其他村庄则紧密相连，息息相关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钓浜有五六所小学，包括红旗村的中心小学、高岩村的高岩小学、红卫村的红卫小学、沙头村的沙头小学以及隔海村的隔海小学。里西村的红花小学则包含幼儿园，不过后期也开了几家私立幼儿园，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了。此外，钓浜还有一所唯一的初中，位于红卫村的度岙里，据说那里曾是一片坟地，校园里常流传着鬼故事。村里的孩子们就近上幼儿园、小学，到了初中才汇集到红旗村的度岙里就读。

钓浜既是海滨之城，也靠山。这里几乎没有平坦之地，全是山岗和山路，房子都建在山岗上，像各个据点。从这家到那家都要走阶梯、爬上坡路。因此，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钓浜人基本不会骑自行车，因为山地曲折，没有平坦的道路。大约2000年，村子重新规划，把相对平坦的平地集中起来建成通天房，山岗上的居民都搬离了，集中住在通天房里。村里还开了超市、彩票店、餐饮店等。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钓浜的成年男子大多以捕鱼为生，出嫁女子则在家操持家务、养儿育女，同时从事与渔业相关的杂事，如去冷冻厂剥虾、给船只织渔网或补渔网以补贴家用。

